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

德伯家的苔丝

(四)

主编：周 林

〔英〕哈代 著

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/周林主编. - 北京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1.6
ISBN 7-900060-23-5
. 青... . 黄... . 文学知识-课外
读物-作品集 . I17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·德伯家的苔丝

作 者:[英]哈代

排版设计:盛世文化传播(北京)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

社 址:北京海淀区增光路45号综合楼

邮政编码:100080

印 刷:北京通成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mm 1/32

总印张:498.50 字数:4 800 千字

版 次:2001年6月第一版

200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500 册

书 号:ISBN 7-900060-23-5 / I.05

总定价:5600.00 本册定价:16.00

目 录

一个纯洁的女人.....	1
第五期 痴 心 女 子.....	1
3 7	4 8
3 8	6 8
3 9	7 8
4 0	9 4
4 1	1 1 0
4 2	1 2 8
4 3	1 4 1
4 4	1 6 5
第六期 冤家路狭.....	1 8 7

一个纯洁的女人

第五期 痴 心 女 子

苔丝的叙述完结了；连反复的申明和详细的解释，也都作完了。她的声调，自始至终，都差不多跟她刚一开口那时候一样的高低；她没说为自己开脱罪名的话，也没掉眼泪。

但是身外各种东西，在听她表明身世的过程中，连在外貌上，都好象经历了一番变化。壁炉里的残火，张牙怒目，鬼头鬼脑，仿佛表示对于苔丝的窘迫，丝毫不关心。炉栏懒洋洋地把嘴咧着，也仿佛表示满不在乎。盛水的瓶子放出亮光来，好象只是在那儿一心一意研究颜色问题。所有身外一切东西，全都令人可怕地反复申明，自脱干系。然而无论哪样东西，实际上却和克莱吻苔丝那时候，并没有任何改变；或者不如

说,无论哪样东西,本质上都没有任何改变;但是神情上却前后大不相同了.

她把故事说完了以后,他们从前耳边絮语的余韵,就好象一齐挤到他们脑子里面的角落上,在那儿反复重念,仿佛提示,他们从前的行动,全是盲目而愚昧的.

克莱作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举动:他拨弄起炉子里面的火来,他对于这段新闻,还没完全领会到它的意义呢.他拨完了火,站了起来;那时候,她这一番话的力量才完全发作;他脸上憔悴苍老了.他努力要把心思集中,就在地上一阵一阵地乱踩.他用尽了方法,都不能把杂念驱逐,所以才作出这种茫无目的的举动.他开口的时候,他的声音,是她所听见过他那富于变化的种种音调里最平常.最不切当的那一种.

"苔丝!"

"啊,最亲爱的."

"难道我得当真相信你这些话吗?看你的态度,我

得相信你这些话是真的。唉！你不象是疯了的样子！你说的话应该是一派疯话才对呀！但是实在你却又并没疯……我的太太，我的苔丝……你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疯了吗？”

“我并没丧失神智，”她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恍恍惚惚地看着她，又头晕眼花地说，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哪？哦，不错，我想起来啦，你本来想要告诉我来着……可是我那时候没让你说！”

克莱说这些话和别的话，只是外面上虚应故事罢了，他心里还是照旧象瘫痪了的一般。他转身走去，俯在一把椅子背儿上。苔丝跟着他走到屋子中间他所在的地方，站在那儿，拿两只没有眼泪的眼睛瞅着他。跟着她就在他脚旁跪下，跪下以后，又趴在地上，缩成一团。

“你看着咱们俩爱的份儿上，饶恕了我吧！”她口干唇焦地低声说。“我已经饶恕了你了！”

他没回答,她又说.....

"你也象我饶恕你那样,饶恕了我吧!我饶恕你了,安玑."

"你吗,不错,你饶恕了我了."

"但是你可不能饶恕我,是不是?"

"唉,苔丝,这不是什么饶恕不饶恕的问题!你从前是一个人,现在又是另一个人了.哎呀,老天爷.....饶恕两个字,怎么能应用到这样一桩离奇古怪.障目隐形的魔法幻术上哪!"

他说到这儿,就住了口,把这几个字眼儿琢磨;于是忽然又狞笑起来,笑得迥异自然,阴森可怕,赛过地狱里的笑声.

"真别价,别价!这要我的命!"她尖声喊着说."唉,你慈悲慈悲吧,慈悲慈悲吧!"

他没回答;她满脸煞白,跳了起来.

"安玑,安玑!你这一笑是什么意思?"她喊着问."你知道我听了你这一笑,心里是什么滋味儿?"

他摇了摇头。

"我自始至终，老成天价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，一时一刻都怕你不痛快，不遂心。我老心里想，我要是能让你遂心，能让你如意，那我该多高兴；我要是不能让你遂心如意，那我该多么不配作你的太太！我白天晚上，没有一时一刻不是那么想的，安玑。"

"这个我知道。"

"我还只当是，安玑，你真爱我……你爱的是我自己，是我本人哪！要是你真爱我，你爱的真是这个我，那你现在怎么能作出这种样子来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哪？这真叫我大吃一惊！我只要已经爱上了你，那我就爱到你爱到底儿……不管你变了什么样子，不管你栽了多少跟斗，我都要一样地爱你，因为你还是你呀！我不问别的。那么，唉，我的亲丈夫哇，你怎么居然就能不爱我了哪？"

"我再说一遍，我原来爱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你！"

"那么是谁？"

"是另一个模样儿跟你一样的女人."

她听了这些话,就觉得她从前害怕的事,现在果然实现了.他把她看成一个骗子了!看成一个外面纯洁,心里淫荡的女人了.她见到这一点,灰白的脸上是一片恐怖,两颊的肌肉都松松地下垂,一张嘴差不多都看着好象只是一个小圆孔的样子.真没想到,他居然会这样看待她,她吓得魂飞魄散,身软肢弱,站都站不稳了;他以为她要摔倒,就走上前去,温柔地说.....

"坐下好啦,坐下好啦.你要晕了;本来也该晕."

她倒是坐下了,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;她脸上仍旧是那种绷得很紧的神气,她的眼神儿,让克莱看着,浑身都起鸡皮疙瘩.

"那么,安玑,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,我还是你的人吗?"她毫无办法,问."他说过,他爱的不是我嘛,是另一个模样儿象我的女人嘛."

她想到这儿,就可怜起自己来,因为自己受了委

屈了.她把自己的情况又想了一想,便不觉满眼含泪;她背过脸去,跟着自伤自怜的眼泪,就象泉水一样,涌了出来.

克莱见了她这一哭,觉得轻松了一些;因为苔丝对于这件事表面上仿佛不痛不痒的情况,开始使他苦恼起来,这份苦恼,比起这件事揭露了以后他那份苦恼,也并差不了许多.他不动感情.安安静静地在一旁看着,一直等到后来,苔丝悲伤的劲头儿自消自灭,泪如泉涌的痛哭,也变成了抽抽搭搭的余哀.

"安玑,"她忽然说,这回说的时候,音调很自然,完全是她本来的样子,不是刚才那种口干舌燥.近于疯狂的恐怖声音了."安玑,我太坏了,你跟我不能再同居了,是不是?"

"我还没有能盘算到咱们两个该怎么办哪."

"我一定不要求你让我跟你同居,安玑,因为我没有这种权利!我原先说要写信给我母亲跟我妹妹们,告诉她们我已经结了婚了.现在那封信我也不写啦;

我本来较好了一个盛针线的袋儿，想要在咱们寄寓的时候把它缝起来，现在我也不缝啦。”

“你不缝啦吗？”

“我不缝啦，除非你吩咐我，我无论什么都不作；要是你把我甩下，自己走了，我也决不跟着你；就是从此以后，你永远不再理我，我也不问你为什么，除非你告诉我，说我可以问，我才问。”

“比方我不管什么事情，都吩咐你作，你怎么样哪？”

“那我一定象你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一样，绝对地服从你，就是你叫我倒地不起，舍身送命，我也不违背你。”

“你这样很好。不过这可让我想起来，你现在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，和你已往那种自我护卫的态度，未免有些前后矛盾吧。”

这是他们两个初次冲突的话。不过，现在对苔丝加以精心细意的讥刺消让，就好象用那种态度对待猫

狗一样。话里的微妙刻薄意味，她一概不能领会，她只听着那些含有敌意的声音，表示他正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就是了。她一言不发，静静地待着，却不知道，他在那儿，正极力抑制他对她的爱情。她几乎没看见，一颗眼泪，慢慢地从他脸上流下来。……一颗很大的眼泪，把它流过去那块地方上的毛孔都放大了，好象那颗眼泪就是显微镜上的物镜一样。同时新的启示，使他明白过来，她这番自白，都怎样把他的生命。他的宇宙，全都令人可怕地给他改变了。他拼命挣扎，想要在他所处的现状之中前进。总得有点承前继后的动作才成啊，可是作什么呢？

"苔丝，"他极力作出温柔的样子来说，"现在。……我在屋里。……待不住啦。我要到外面去走一走。"

他轻轻悄悄地离开了屋子，他倒出来的两杯葡萄酒，本来预备吃晚饭的时候喝。……一杯给自己，一杯给苔丝。……都还放在桌子上，一动没动。这就是

他们两个“合盃”杯的下场头了。两三点钟以前，用茶点的时候，他们还那样异想天开，相亲相爱，硬要用一个杯子来着哪。

他随手关门的声音，虽然极其轻柔，却也把苔丝从昏迷中惊醒。他已经走了；她也不能待着。她急急忙忙，披上大衣，开开门，跟在后面，出去的时候，把蜡烛熄灭了，仿佛要一去永也不再回来似的。雨已经下过了，夜景很清爽。

克莱走得很慢，又没一定的方向，所以待了不大的一会儿，她就差不多追上了他了。他的形体和她那轻淡灰白的形体一比，显得黑漆漆。阴沉沉的，令人望而生畏；她脖子上戴的珠宝，先前还有一阵儿使她觉得那么骄傲，现在却好象是在那儿讥刺谑笑她了。克莱听见了她的脚步声，回头看了一看；不过虽然他认出来是她，却没改变什么态度，只仍旧往前走去，从房前那座长桥那五个张得很大的桥孔上面跨了过去。

路上牛和马的蹄子印儿里，满是积水，因为雨下

得还不很大，只能把蹄子印儿注满了，却没能把蹄子印儿冲没了。她从那儿走过去，星星的影子，也在这些微小的水坑儿上面一闪而过。她要是没看见这些水坑儿里的星光……宇宙间最伟大的物体反映在这么卑微的东西里面……她简直就不会知道，它们就在头上闪烁。

他们今天到的那块地方，本来和塔布篱坐落在同一平谷里，不过又往下游去了几英里就是了；那儿四外都平旷显敞，所以她能很容易看见克莱老在望中。从房子往外去，有一条路，蜿蜒曲折，穿过草场，她就顺着这条路，跟在克莱后面，不过却总不想追到他跟前，也没设法去引他注意，只是不言不语，无情无绪，而忠心耿耿，跟在后面。

走了些时候，她那种无精打采的脚步，到底把她带到克莱身旁了，但是他还是一言不发。一个人，忠诚老实，而却受到愚弄，那他一旦觉悟过来，就常常觉得，那种愚弄非常残酷；现在克莱心里这种感觉尤其强烈。

野外的清爽天气，显然让他头脑镇静，行动稳定了。她知道，现在他眼睛里的她，只是茕茕赤裸，毫无光彩的了；现在时光之神，正在那儿吟咏讥讪苔丝的颂歌了……

你的真面目一旦显露，从前的恩爱反要成仇：

时衰远败的时候，原先的姣好也要变得丑陋。

你的生命要象秋雨一样地淋漓，象秋叶一样地飘零；

你戴的面纱就是痛苦的源泉，花冠就是恨悔的象征。（引自史文朋的《艾特兰塔在凯利顿》中的一个合唱曲。）

克莱还是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思索，苔丝在他身旁，并不能分他的心，并不能转变他的思路。她在克莱眼里，真是丝毫无足轻重了！她不得不向克莱开口了。

“我怎么了，我到底怎么了哪？我说的话，并没有一句表示我爱你是假的，没有一个字表示我爱你是装的呀！你不会认为我骗你吧，会吗？安琪，惹你生气的，

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情况，我并不象你琢磨的那样，我并不是那样。哦，我一点儿也不是那样，我不是你想象出来那个骗人的女人！”

“哼！我的太太倒是并没骗人；可是前后不是一个人了。话又说回来啦，你别再惹我生气，招我责备你啦。我已经起过誓了，决不责备你；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不责备你。”

但是她在心痴意迷的情况下，仍旧替自己直辩护；并且还说了些也许不如不说的话。

“安玑呀！……安玑呀！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哪……发生那件事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孩子哪！男人的事儿，我还一点儿都不懂得哪。”

“我倒承认，与其说是你把别人害了，不如说是别人把你害了。（与其说你把别人害了……，见《李尔王》第三幕第二场第五十六行。）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还不能饶恕我吗？”

“我饶恕是饶恕你了，不过饶恕了并不能算是一